

费孝通全集

第十卷
(1983-198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全集

第十卷
(1983-198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10卷,1983~1984/费孝通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4-09796-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2005)—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35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92

字数 7025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 978-7-204-09796-8/C·208

定价 880.00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20 世纪 80 年代的费孝通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 1983 年至 1984 年间所撰写的文章。这两年，作者以极大的精力对江苏省的中小城市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围绕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的建设及其环境保护，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农村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思考，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小城镇 大问题》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此外，作者还深入到内蒙古、甘肃等边远贫困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积极建议。

本卷中的文章均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在编校上，除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其旧貌。

目 录

《重访英伦》重刊前言	(1)
人才与智力资源	(5)
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二字诀	(16)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民族问题	(18)
迎春回顾	(30)
做活人口这块棋	(34)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38)
对开展心理卫生研究的期望	(57)
发挥智力优势——为民族地区四化服务	(66)
中国的现代化和知识分子问题	(68)
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	(75)
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	(82)
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85)
《盘村瑶族》序	(88)
《瑶族风情歌》序	(103)
民主党派智力支边	(110)
开发智力资源	(116)
人才从何而来	(135)
再谈猕猴桃	(139)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144)
关于我国智力资源的开发	(149)
《社会学概论》前言	(164)

谈谈民俗学	(170)
怎样找问题	(178)
小城镇 大问题	(192)
继续开展江苏小城镇研究	(234)
余热可贵	(241)
《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序	(245)
家乡的凤尾菇	(250)
及早重视小城镇的环境问题	(256)
《美国与美国人》旧著重刊前言	(261)
天津千户户卷调查	(265)
曾著《东行日记》重刊后记	(270)
从三访“江村”谈什么是社会学	(279)
现代化行政建设的开端	(285)
农民要买汽车	(291)
开展智力资源调查	(296)
一项新的事业	(306)
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	(309)
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使用和培养	(315)
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	(341)
小城镇 再探索	(349)
对苏北地区乡镇企业及小城镇发展的几点看法	(369)
坚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375)
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	(381)
中国人口的合理安排问题	(386)
民盟为什么要举办“多学科学术讲座”	(393)
小城镇——苏北初探	(396)
旧话相应	(429)
乡情脉脉话酒肴	(436)

日译《生育制度》序	(443)
退休与智力扩散	(451)
推动乡镇企业继续前进	(453)
统一繁荣 求同存异	(458)
赤峰篇	(460)
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	(489)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501)
小城镇 新开拓	(504)
两篇文章	(533)
朱著《乡村工业与小城镇》序言	(541)
武夷曲	(545)
访日杂咏	(551)

《重访英伦》重刊前言

湖南人民出版社有意重新刊印我在解放前写的《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两本旧著。我踌躇了一回，最后还是同意了，而且建议插入《留英记》、《〈工党一年〉译者序》和《英伦杂感》三篇文章，合成一书出版。

我有点踌躇的原因是考虑到这两本旧著是否值得重刊。这两本旧著是我在40年代访问美国和英国时给国内报纸所写通讯的汇编。从时间上说，这些通讯里所写的事都是40年前的陈迹了。这40年世界大变，这些国家当前的面貌已非昔比。这两本书对认识当前的美国和英国用处不大。我写这些通讯时，都是随感下笔，有如家书，大多一气呵成，不过夜；写就即寄发，不加推敲。这可能是养成于从小在学校里考试时抢交第一卷的恶习。但这也留下了我各时期思想的真实记录。从1957年起到十年浩劫，我因为这些白纸黑字而受的累也实在不浅。事过境迁，回头再看看这些我在人生道上刻下的脚印，玩味一番，确是另有一种心情。

个人的思想原是社会的产物。一个时代里不同的人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思想，但都是从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只有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窥见这时代社会的全貌。个人毁誉事小，历史埋没事大。我觉得为我国思想界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具有兴趣的人提供一些比较真实的史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胆敢面对40年前的旧著而同意重新刊行，再度公之于世，正可表示浩劫的余悸已消。我充分相信读者是会以历史

的眼光来看待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作者的。

作为历史资料来重刊这些旧著，不妨在书前说一说这两本书的编写经过。

先说《初访美国》。1942年我在昆明云南大学教书，同时在云南滇池附近一带的农村里做调查。靠近年底，我接到云大的通知，要我代表该校参与美国国务院邀请我国各大学教授访美的计划。这时美国已对日宣战，成了我国的盟国。这个计划是美国政府为了加强两国文化交流而提出来的。几经周折，我于1943年暑期偕同其他大学的教授，一共10人，出国访美。在此之前，我没有到过美国，所以是“初访”。

出国之前，昆明已开始风行一种“小报”，是适合于当时印刷困难条件下采取的民间刊物，后来发展成为民主运动的有力工具。这时云大学生要我支持他们办的《生活导报》，我同意到了美国后，给他们写信，这些信可以在小报上发表，就是后来通行的“特约通讯”。我在美国住了一年。这一年里工作是很紧张的。我在访问哥伦比亚和芝加哥两大学期间，得到两校的人类学系教授的协助，编写了以翻译我和云大同事云南农村调查报告为主的 *Earthbound China*（《云南三村》）一书，又在哈佛大学得到商学院教授的协助编译云大同事所著《昆厂劳工》等内地工厂调查，书名《中国进入机械时代》。我在美国既没有心情游山玩水，也没有工夫进行社会调查，所以所写的通讯都是日常生活中见到的琐事，和当时在中国留学生中谈论的一些杂题。

1944年暑假返国，我利用在呈贡养病休息的一个多星期，把这些零星的通讯，贯串起来，编成《初访美国》一书。

再说《重访英伦》。这是我在1946~1947年访英三个月中给上海《大公报》写的“特约通讯”。这次访英的经过是这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伸入云南，昆明民主势

力受到日益严重的迫害。1945年12月发生了“一二·一”运动，民主势力继续斗争。到1946年7月发生了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烈的被害事件。我当时也是受威胁的对象之一。被迫离开昆明后，回到家乡。英国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听到我的处境，通过英国文化协会邀请我去英访问一个季度，“散散心”。行前遇到王芸生先生，一见如故，坚持要我为《大公报》写通讯，我也因为这段时期安家乏资，所以预支稿费而别。在英期间原无固定任务，除访友和参观外，正可以写作消遣。这些通讯回头看来行文比较流畅，也是当时生活的反映。

这一年，在英国已是战后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工党取代保守党执了政。当时在英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改良主义的乐观气氛。我又刚从法西斯迫害中脱身，这种气氛自然会对我发生强烈的感染，因而也给这一系列通讯着上了这种色彩。工党的好景不长，刚过一年就暴露了它的阶级实质。英国政党的轮流坐庄，原是换汤不换药。我返国后与史靖同志一起翻译了《工党一年》，在序言里道出了我在《初访美国》里对美国新政的期待的幻灭；不久接着又不能不对英国工党发生相同的感叹。这两本书，能不能说是一个企图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追求中国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在40年代对英、美所抱天真的幻想的自白？这些幻想在无情的历史中已经化为泡影，而这段思想经过的本身却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育。追求祖国美好的前途是有志气的。在追求中走上曲折的道路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在错误里受到教训，不断改正，美好的前途终必会找到的。

为了说明为什么我称1946年的英伦之行是“重访”，我建议补入一篇《留英记》，给读者介绍一些我第一次去英国的留学情况。这是一篇回忆录，写于1962年。那时我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株连及我的哥哥费振东。他这时和同遭劫难的浦熙修同志一起在政协编辑《文史资料》。我们常在一起叙

谈。有一次我哥哥读了沈复的《浮生六记》，异想天开，建议我学那位乡前辈，把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事，分段作记。我听他的吩咐，写了这一篇《留英记》作个样本。流光易逝，忽忽已 20 年矣。先兄已逝，六记难成。重刊此文，以志旧嘱。

《〈工党一年〉译者序》可以作为《初访美国》和《重访英伦》之间的介体。丢掉一个幻想，又兴起一个幻想。

最后是我去年发表的《英伦杂感》。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锐意中兴。我于 1981 年去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逗留两周，所见有限。归来，适逢民盟会议，会后要我汇报访英经过。我不得不即席讲了一些感想。这篇杂感就是那次讲话的记录。附在这书之末，正好作一结束。

1983 年 1 月 21 日于北京

人才与智力资源^①

我不是来作学术报告，是同大家见见面，研究几个问题。我们讲人才，怎么看这个问题？人才嘛，就是一个一个的人，指本领大一点，能提出些问题的人。如果从大处着眼，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就是智力资源。当然，智力在人们脑子里面，有的才气高一点，有的才气低一点，各种人不同。可是，从整体看，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智力资源的问题？

我们记得小时候念书，念黄仲则的诗选，他描写李白的诗是“鸿蒙借君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李白是个大人才，千古难得，但他的才气不属于他个人的，是“鸿蒙”的。“鸿蒙”就是宇宙。他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文化的积累，也就是社会历史条件。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李白为什么能写这么多的诗呢？为什么当时能出这么多的诗人，直至今现在还赶不上？

再讲一件小事。苏州有个洞庭东山，山上有一座小庙叫紫金庵。庵里面有泥塑的罗汉，简直了不起，全部好像是活的一样。有一把伞，看上去是真的，其实是泥塑的，它的颜色从唐、宋到现在还没有褪，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化学成分搞出来的。这是两个民间艺人的作品，夫妇二人，他们不是博士、教授。这些普通的乡下人怎么会搞出这样伟大的艺术品来的呢？这样的人才怎么产生的呢？很多人发生过这个问题。你们不是

① 本文是作者在第二届人才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读过《水浒传》吗？它一上来就讲，一百零八个人是怎样出来的呢？是从一块石板底下出来的，原是一股妖气。这说明什么？它总有一定的道理嘛！能不能说是时代的气氛？我们很多前辈在考虑这个问题。《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贾宝玉是一块补天留下来的没有用的石头。他们是用各种方式表达人才来源这个东西。为什么一个时代人才辈出，一个时代又万马齐喑？看全世界的历史，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叙利亚文化，是不是有一个“鸿蒙”在里边呢？诗人敏感，感觉到有个“鸿蒙”借了人的手表现出人间的艺术。鸿蒙是什么？我看这不是个人的灵感，而是个实体，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东西已经被很多人感觉到，但是还没有能用普通可以经验的概念来表达它。我想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力资源。智力资源是一个人群知识的总和。

什么叫智力资源？智力的特点是什么？你们不是讲人才吗，两年前我写了一篇论人才的文章，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考虑的。这两年我的认识有点变化，是不是提高我不敢说，我看到智力资源不是一个一个人的，不是个人所有、个人形成的，是社会性的。我们用的概念，我们用的方法、工具，都不是哪一个人全部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学自社会，属于社会所共有的。每一个个人可以享用这共同的资源，也在共同的资源里有所贡献。个人的创造要成为这个资源的一部分，就必须为社会上大家所接受，这就是智力资源的社会性。智力存在于什么地方？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面，假如离开了头脑，什么都没有了。人的头脑是一个一个的，还没有共同的头脑。当然现在已经发生了一点变化，有了电脑。就是说，在发明电脑以前，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贮存在一个一个人的头脑里边的。这个资源不是空的，不是幻想，不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假如一个人死了，这个资源就消失了。因此很多的古代文明都需要考古

学家去发现。有人说，中国有 10 亿人口，不怕。不能说不怕。我们再搞 10 个“文化大革命”就报销了。

智力资源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积聚，需要一代一代的努力。这同物质资源不一样，物质资源用掉就没有了，消耗了；智力资源不是这样。它是在运用中保存和生长，越用越多。

这首先是由于交流。知识可以传递。你知道了某些东西，可以教我，使我也知道。我知道的也可以教你，使你也知道。这叫智力交流。交流不仅是互通有无，交流还是一个生长过程、丰富过程。这一点很重要。现在有些写学术论文的人，他是把智力作为一种物质资源来垄断的。知识不能垄断，要百家争鸣。知识在不断的对抗中生长，在流动里面把概念搞得更清楚。所以我出去讲话向来不带稿子，讲的时候让思想发展。这一次讲的与上一次讲的就不同。两年前讲人才与今天我讲智力资源不一样。现在，知识陈旧的周期性越来越短。知识在不断发展，旧的淘汰了，新的发展了。所以我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分析智力资源的特点。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用对待物质资源的态度来对待智力资源，出了很多毛病。我希望你们钻到里面去，把智力资源分析分析，看看它的特点，同别的资源作个比较，给我刚才说的黄仲则的“鸿蒙”下个科学定义。为什么历史上有的时候人才辈出，有的时候人才萧条？从智力资源的变化看，有历史因素。春秋战国那一段时间，思想很活跃，一方面社会制度变革，引起了思想活跃，思想活跃又影响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后来一段，大概是秦始皇出了点毛病。秦始皇上升时采取开放政策，请客卿，利用别国培养出来的智力资源，后来是“焚书坑儒”，破坏智力资源，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智力资源的又一个特点是多科性，内容丰富。文法理工医农，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可是，每个国家，每个时候，总有

它一个重点。唐、宋诗人辈出，我看后来还没有超过他们的。有一个外国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扬州八怪”的出现，很有意思。他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对封建主义反抗，在艺术上的表现。那个时代的艺术，不用老办法，非要“难得糊涂”、怪里怪气的。中华民族的智力资源的表现，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艺术上。我们不能说中国出不来牛顿，因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表现出来就不一样，这里有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怎样开发智力资源？向哪一方面发展？怎样发展？这是一些极重要的问题。提出智力资源这个概念，才能产生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概念很有意义。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从整体来接触这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生活里面要反映的问题就应当从整体出发，以当前我们讲的知识分子问题来说，不能一讲知识分子问题就只看到我们戴了帽子，受了苦，要从整个智力资源出发来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必要的，可是我们要看到，这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中国全部的智力资源的问题。我们能从大处来看这个问题实在是受益于“文化大革命”。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还不会这样想。匡亚明同志当校长，一定感觉到现在存在一个资源枯竭的问题。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讲，“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最大损失不在别的地方，而在于智力资源的损失。从最近普查的情况看，出了2.3亿的文盲，吓人哪！过去只知道文盲多，但不知道多少。我去农村调查过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用文字的时候究竟有多少？许多人简直不用文字，用不着呀！写信没有对象，报纸也不用看。我们国家这么少的大学毕业生，这么多的不识字的人，这就是今天我国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

我们不仅要看到具体的人，还要看到全国的智力资源。以前我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发挥这些戴过帽子的、改正了的、还有点怨气的人对四化的作用，而且考虑的也是一个、一个的人，而这一次看到的是两亿多的文盲，几百万受过冤假错案打击过的人，几千万荒废了10多年学习机会的人，于是，脑子里就产生一个智力资源究竟有多少的问题。智力资源靠勘查。大家对我国自己能出石油很高兴，李四光老先生的理论符合实际。可是也有一段时间，提出了要搞10个大庆，那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以为满地都是石油，不用勘查，地质部都可以不要了。智力资源也要勘查，究竟有多少是个科学问题，既要定性、还要定量的考察，要有科学数据，而且今后要用数据来计划。1956年，周总理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后来成立了一个专家局，齐燕铭同志任局长，我是副职。当时我提出两条：第一条是对知识分子进行调查，最后出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建议是要有建立业务的记录、业务卡片。我们的人事档案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连祖宗五代的情况都很清楚，有的东西连本人都不知道，因为来个小报告也放在里面。这些是为“阶级斗争”用的档案，在这种档案里就是缺少对本人业务专长的记录。当时我讲要把知识分子中专家的业务专长一项项记录下来放入档案，就是智力的档案。其实一切现代化的社会都有。苏联人登上了月球，美国感到落后了，它要动员和组织几万科学家来解决登月球的问题。它可以马上知道谁谁谁，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可以很快地把整个登月计划分解成几百几千个小计划。为什么？因为它有个智力档案，可以查得出来。你如果要的话，只要花点钱就成。他们那里就有我的全部档案。当然没有我父亲怎么怎么的。我的“右派”言论他们专门印了一本书，检讨都有，用英文翻译出来了。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有衡量的指标，有你成就本领的记